

现代 希伯来小说史

MODERN HEBREW FICTION

〔以色列〕格尔绍恩·谢克德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

〔以色列〕格尔绍恩·谢克德 著

雅埃尔·洛坦 英译

钟志清 中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以)谢克德著;钟志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5798-1

I. 现… II. ①谢… ②钟… III. ①希伯来语-小说史-世界-现代 IV.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9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

〔以色列〕格尔绍恩·谢克德 著

雅埃尔·洛坦 英译

钟志清 中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龙 兴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5798-1

2009年3月第1版

开本 650×1000 1/16

200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1/4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英文版译出

戈德曼的故事

此次将格尔绍恩·谢克德的《现代希伯来小说史》翻译成中文更进一步实现了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中国和以色列两个置身于冲突着的现代世界里的古老文明之间达成理解与尊重。

第三代美国人理查德·戈德曼九岁时第一次前往以色列。后又多次到那里，十几岁时在基布兹度过两个夏天，在那里劳动。随着对以色列情感的加深，他甚至又萌生了另一个兴趣，在纽约的霍夫茨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注册了汉学课程。毕业后，即被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所录取为研究生。

录取当月，他患了癌症。约三年间，他与病痛搏斗，同时出色地履行了一个学生的职责，显示出非凡的毅力与坚韧。就在1980年二十五岁生日之前的两个星期，他离开了人间。

我们想不出更适合更持久的方式来祭奠我们的儿子，于是决定建造一座图书馆，使中国人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犹太信仰和戈德曼如此深爱的以色列。理查德·戈德曼纪念图书馆现在坐落于北京大学。该馆所拥有的有关犹太信仰与以色列问题的图书，在中国首屈一指。这部新翻译的格尔绍恩·谢克德的《现代希伯来小说史》将会增加宝贵的一笔。

我们希望，通过使用戈德曼图书馆的老师和学生，能够在整个中国清晰展现以色列和犹太人的风貌。



乔瑟琳和罗伯特·戈德曼

This translation of "History of Hebrew Literature" by Gershon Shaked from Hebrew to Chinese is another step towards the fulfillment of a young man's dream – an era of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two ancient peoples in a modern world of conflict.

Richard Goldman, a third generation American, first visited Israel at the age of nine. Other visits followed and as a teenager he spent two summers working in Kibbutzim. Even as his love for Israel grew, a second interest was kindled when he enrolled in courses on China at Hofstr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Upon graduation he was accepte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ithin a month of his acceptance, he was struck by cancer. A measure of his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was that he performed so brilliantly as a student even as he struggled for almost three years with the pain of his disease. He died in 1980, just two weeks before his 25th birthday.

We could think of no more fitting and lasting tribute to our son than to establish a library that would bring to the Chinese peopl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Judaism and the Israel he loved so deeply. The Richard H. Goldman Memorial Library is now housed at Beijing University. It contain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books on Judaism and Israel in China.

This newly translated edition of "History of Hebrew Literature" by Gershon Shaked will be a significant addition. It is our hope that throug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utilize the Library there will go forth throughout China a clearer vision of Israel and the Jewish people.

Jocelyn and Robert Goldman

的确,这种文学是永恒的结构,由一代代人缓慢地建构而成,这种文学是自我支撑的存在实体,它自然地发展,从受其影响的许多读者身上汲取活力,它囊括各种思潮、习俗和倾向,由某种特有的民族精神所激励——这样的文学我们没有,从来不曾拥有,也不可能拥有……但是却有作家,有少数才华横溢的希伯来语作家,受到神明启迪,生活在他们的百姓当中,写作——时断时续,尽管困难重重。每位作家把自己的精神作品奉献给希伯来—犹太读者。这些思想深邃的作家们,竭力要表达自我,不管外部文学现实是什么样子,仍似飞蝇努力攀缘光滑的玻璃窗。这样的作家我们今天是有的!

——约瑟夫·海姆·布伦纳

目 录

鸣谢	1
编者的话	3
1. “困难重重”的文学: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出现	7
2. 门德勒·莫凯尔·塞弗里姆:公式化表述与希伯来社会现实主义的勃兴	20
3. 希伯来文学的浪漫主义:宗教、神话与希伯来文学的西方化	31
4. 希伯来文学现实主义:从新道路到地方色彩小说	51
5. 心理现实主义和幻灭诗学:底层文学	61
6. 类型与反类型:希望是否均将实现?	84
7. 交汇点;抑或精神寓所?: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105
8. 建设与被重建:故乡艺术与第三次阿利亚	123
9. 希伯来文学现代主义:犹太小说与国际背景	143
10. 1940-1980 年的文学现实主义:体裁转换,为民族叙事而斗争	174
11. 政治危机与文学革命:新浪潮,1960-1980	229
12. 90 年代:没有梦想的一代	285
名词解释	300
文学报刊一览表	307
阅读书目	310
索引	317
译后记	361

鸣 谢

ix

本书乃笔者希伯来语研究成果《希伯来语小说, 1880 - 1980》[*Hasiporet Ha 'ivrit 1880 - 1980* (耶路撒冷: 凯塔尔和哈基布兹哈麦尤哈德, 1977 - 1999)] 的缩译本,《希伯来语小说, 1880 - 1980》一书包括五卷, 非常详尽并带有注释。在本书中, 我努力把希伯来语小说史归为单独的一卷, 任何在寻求现代希伯来语叙事总体画卷的读者眼中属于非本质的东西均略去不谈。我讨论希伯来散文传统中文学的内部发展情况, 以及社会进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交互作用。笔触集中于最著名作家及其最优秀的作品。许多章中囊括了个体作家的扼要概述, 但在探讨当代作家的最后几章, 笔者在对文学走向和文学议题进行扩展的整体考察中, 融进对个体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原因很简单, 多数作家仍处于创作旺盛期, 今天所做的任何归纳明天均可能陈旧过时了。

从方法论上说, 笔者所作的历史性考察并未运用某种特定的文学理论。反之, 如学术界读者清晰所见, 它采用了几种理论。在对试图涵盖多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精神和社会语境下进行创作的不同作家所作浩瀚如史的理解把握中, 要尽量展现所讨论作品的显著特征, 笔者觉得应谨慎从事。

本书列有所引用作品的一览表和专有名词解释, 但是欲作更为详尽的了解, 则需参考笔者希伯来文原著的脚注。每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并入到索引当中。所讨论文本的英译本信息见于参考文献一览表。

谨向帮助准备出版书稿的一些人士致以谢忱: 塔米·赫斯 (Tammy Hess) 帮助调整书稿, 以适应预期读者的需要, 并反反复

2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

复核对材料,确保其准确无误;感谢译者雅埃尔·洛坦(Yael Lotan);感谢詹尼·沃尔夫森(Janine Woolfson)校对早期书稿;感谢哈瓦·伯斯坦·罗森伯格(Chava Burstein Rothenberg)校对后期书稿,重新打出名词解释,核对多种多样的生平资料;感谢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尼莉·科恩(Nilli Cohen)和哈娅·霍夫曼(Haya Hoffman)在翻译之前阅读书稿,提出建设性意见,自始至终给我以支持;最后,尤其要感谢艾米莉·米勒·布迪克(Emily Miller Budick)编辑并整理译稿,帮忙准备出版事宜。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en)阅读了书稿,极具帮助和鼓励。印第安纳大学的编辑简·莱勒(Jane Lyle)、凯特·巴比特(Kate Babbitt)、肯德拉·保-列尤·斯德洛克斯(Kendra Boileau Strokes),尤其是詹尼特·拉比诺维奇(Janet Rabinowitch)以非凡的技艺和得体的方式使项目臻于完美。我对他们也致以由衷的谢意。

本书得以翻译,需感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基金的慷慨资助。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院也提供了科研资助。

编 者 的 话

xi

文学史家面临着双重挑战。作为文学批评家,他们必须呈现作品的独创性和审美完整性。由于文本之间的创造力性质迥然有别,所以在做最后分析时,文本束缚了我们。除非批评家能够转达小说作品的审美特点,作品与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才会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与此同时,文学史家面临一个同样重要,抑或有些矛盾的任务。他们必须反映的正是那些连续性和似乎为有损单一作品特点的提供信息的语境。

在《现代希伯来小说史》中,当今重要的希伯来文学学者之一格尔绍恩·谢克德脚踏这两个独立的,有时互相排斥的活动领域间的纤细界线。这样,他娴熟地创造出我们称之为文学史的那种神奇的结合。谢克德通过对特定作品所做的详细分析与阐释,从风格和主题上捕捉到令文本产生魅力的魔法。与此同时,通过生平概述、历史考察、社会文化与政治分析,他阐明了希伯来文学发展进程中作品创作所需要的同等重要的条件。用这种方式,谢克德探究并阐明了希伯来小说的审美特征与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关系。他审视了终极交互文本(ultimate intertext):文学与人生的相互作用。

但是谢克德还尽到了另外一个职能,一个通常不需要文学史家、至少不需要那些撰写伟大西方传统的人们所要去履行的职能。他传达出现代希伯来小说经典的那些特征,证明希伯来小说有资格进入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舞台。与之同等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些方法,研究其他文学传统的人可以借助这些方法开始考虑希伯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例证。

希伯来文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非常独特。正如谢克德在早期研究中所指出的,希伯来文学在发轫之际不但没有民族和地理分界上的优势、没有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自治,而且实际上没有一门可使用的语言。即,尽管古老的希伯来语是一种用于神圣布道和祈祷的语言,但直到 20 世纪,希伯来小说作家才拥有了非宗教性的文学语言(口语或书面语),用这种语言创造出现代世俗文学。其间,希伯来小说作家通过建构一种文学传统和语言,令我们意识到语言在建构文本过程中的中心位置。这一重要性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在创造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希伯来语小说家或隐或显地证实,拥有语言是进行文化——倘若不是民族,自我表达的必要条件。然而,与此同时,作家们不仅利用他们自己的犹太文本遗产和民间传统,而且利用更为广阔的西方世界思想,让我们形成所有文化与所有创作具有异质同构特点的印象。

由于这个原因,现代希伯来文学为观察文化与文学怎样发生,尤其是怎样在人类的极端条件下发生,提供了某种实验场地。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和 20 世纪早期,希伯来作家在其生活与创作的国家内被排斥在文化生产中心之外,若不对特殊的犹太文化建设承担义务就无法创作。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对传统的犹太生活,以及传统犹太生活与世俗文化相背离予以批评。因此,他们不仅仅赞美犹太(宗教)生活,以之作为激发文学传统的基础。甚至使情况更加复杂化,即使在作家居住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在民族的故乡参加真正的文化管理前后——他们不会完全遗忘欧洲犹太人所处的边缘地位和种族灭绝经历。也不会忽视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点,或者是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所面临的威胁。

他们也不能忘却,在犹太生活日渐边缘化、走向消亡并继续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和文化政治所承担的角色,不管是在以色列内部还是外部,均迫使他们提起注意。那么,对希伯来语作家来说,文学不是社会批评的直接载体。在国际文化语境里,犹太人未获得平等的身份。希伯来语创作通过自身存在这一基本事实,

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和身份,反对他者对自己生存权利的否定。但是在创作宣称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存在的一种文学时,作家也不得不提起注意,把文学转化为一面镜子,反映民族主义,反映一度把作家本人边缘化并剥夺其权利的文化霸权。

现代希伯来小说体现着一种张力,它来自创作的危险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应的抵抗力,正好可以让一个民族重新回到被剥夺权利和声音的状态,现代希伯来小说经典,正如谢克德所表明的 xiii 那样,对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世界所面临的某些重要困境提供了富有影响力的理解。希伯来文学抓住意识形态与文化这一复杂关系的焦点,既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努力获得文化自治的现象,又作为追求社会和政治议事日程的民族文化的特征。对于世纪之交梦幻着阿里茨以色列(以色列土地)的希伯来语作家,或者对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在那里冒险的人,或者对于那些目睹了国家诞生的人来说,民族地位保证了犹太世俗文化摆脱了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论争的负担。犹太世俗文化集中体现了个人心理和精神发育的可能性,以及进行真正社会批评的可能性。正如谢克德在讲述现代希伯来小说的故事时所说,有些希伯来语作家不能明确地让文学不做政治灌输。然而,也有一大批文化人,显示出卓越的才华,成功地用语言转达个体声音,我们将其称之为文学。这声音把人的挣扎、摇摆不定和无法摆脱的困境表述成人类创造力的基本条例。

约瑟夫·海姆·布伦纳首先提到了让希伯来文学在“困难重重”中生成的设想。这一短语,渗透在谢克德一书的第一章,它精细地总结了产生传统的历史条件。但我认为,它也把握住谢克德在研究中晓谕给我们的希伯来文学经典具有的更为伟大的成就:抵御着进行激烈争辩与谆谆教诲的强大吸引力。这样,希伯来小说让我们懂得了所有文学教给我们的一个道理:在人类偶然发生的、并非超凡的斗争中,包含着完整的人类知识——道德的、心理的、政治的,凡此种种。这样的知识尽其所能。在伟大作家的手中,它正

6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

好给人以启迪。格尔绍恩·谢克德的《现代希伯来小说史》阐发了希伯来文学传统的启迪力量。

艾米莉·米勒·布迪克

“困难重重”的文学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出现

本书在追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发展进程时,将起点定在 1881 年俄国发生的集体屠杀 (pogroms)。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虽然同在这之前的数十年迫害历史没有本质区别。然而从 1881 年开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太主义声浪高涨期间上扬,再到大屠杀时期达到顶峰,那一迫害历史的某些特征则变得突出了。这一切在犹太社区内部引起种种反响,其中一些反响对希伯来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集体屠杀与血祭诽谤 (blood-libels),包括 1913 年著名的贝利斯审判^①,在 20 世纪早期仍在持续,这使得许多犹太知识界人士抛弃了在哈斯卡拉 (Haskalah, 希伯来启蒙运动) 时期萌生出来的天真希望:即欧洲文化,以及把犹太社区同化到欧洲文化中,将会为犹太人带来社会自由。哈斯卡拉时期的座右铭是“在家里做犹太人,在世界上做人”。犹太人由于遭到欧洲社会的拒绝,广泛产生了一种幻灭与恐惧感。许多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去了美国,人数有些年涨到十万。留下来的许多人投身于革命运动。犹太组织具体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同盟会 (Bund) 的人要求社会和文化,但不要求民族与自治;希瓦特锡安 (Hibbat Zion, 热爱锡安) 组织的人则奠定了犹太民族复国主义的基础。

^① 指 1911 年发生在基辅的一起血祭诽谤案,犹太人贝利斯被诬陷杀死了——一个十三岁的非犹太男孩,以获得制作逾越节无酵饼的血水,遭到两年多关押。经过一个多月的审判,被宣布无罪。

这些政治立场与同样强烈的文化倾向是一致的。东欧的许多犹太人讲多种语言。他们之间用意第绪语交谈。希伯来语只是用于祈祷与宗教仪式的语言。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等富有民族色彩的当地语言也是他们与周围社会进行交流的工具。为保持贯穿在犹太民族文化中的共同宗旨 (general philosophy), 哈斯卡拉时期的民族同化主义者喜欢白话方言创作。同盟会成员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比较倾向于创作具体的犹太文化, 前者重视意第绪语, 后者重视希伯来语。

随着希伯来文出版物的增多, 加上 19 世纪 90 年代“一便士书”或“希福瑞阿古拉” (sifrei'agorah) ——廉价出版的袖珍书——的产生, 使用非白话犹太语言进行创作的决定得以实施。这些发展为造就新文学的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平台。这些新兴传统的早期创建者有些人以前曾为哈斯卡拉文学作出过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人士有门德勒·莫凯尔·塞弗里姆 (Mendele Mokher Seforim, 阿布拉莫维茨的笔名), 他在此时已不再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 开始改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有些在哈斯卡拉时期创办杂志的作家现在则成为复兴希伯来文学的先驱, 这之中包括佩雷茨 (I. L. Peretz)、弗里希曼 (D. Frischmann), 他们的早期小说发表在《倡导》 (Hamelitz)、《收获》 (He'asif)、《日子》 (Hayom) 等杂志上; 还包括年轻的别尔季切夫斯基 (M. Y. Berdyczewski), 他的早期作品发表在《收获》杂志上。

19 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间, 伴随着来自其他领域的内外部变革, 犹太社区的宗教基础开始瓦解。哈西迪与传统社区虽然继续存在着, 但是作为使全体犹太人团结一致的团体——宗教圣会分崩离析。结果, 希伯来文学本身不但得关心哈斯卡拉意识形态的失败, 关心与之相对的欧洲犹太人的文化同化问题, 还要关心犹太社区内部世俗与宗教身份之间进一步的尖锐冲突。身份问题渗透在 20 世纪早期的希伯来文学, 包括阿哈德·哈阿姆 (Ahad Ha'am)、别尔季切夫斯基、约瑟夫·海姆·布伦纳等希伯来文学传统中的重

要作家所创作的随笔之中,在海姆·纳赫曼·比阿里克(Haim Nahman Bialik)的诗歌,别尔季切夫斯基、费尔伯格(Mordechai Zeev Feierberg)和布伦纳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然而,要是理想幻灭了,犹太知识界人士在哈斯卡拉失败之际便能改变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的身份,那么启蒙主义、世俗人文及科学教育对传统犹太信仰和犹太社区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就不会是负面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作家移居巴勒斯坦的人数上升,这也改变了文学在语言、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作用。正如20世纪早期东欧犹太人变为一个移民社会那样,其文学也成了流浪者。它虽³然产生于俄国、波兰、加利西亚的乡间,但它和作家与读者一道,抛弃了乡村,去往城市,又抛弃了城市,去往海外:新世界和巴勒斯坦。标志着犹太人经历的漂泊与移民体验构成了文学。而美国和西欧的犹太文学则反映出驱使犹太人去往那些地方的伤痛,巴勒斯坦的移民文学,总体上来说为犹太复国主义理念(Zionist ideology)所驱动,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更重要的,它是用希伯来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犹太作家进行创作时既使用意第绪语,也使用希伯来语,有时将两种语言交替使用。20世纪早期,这两种语言及其各自的文学在争夺霸权地位,这场斗争在巴勒斯坦被冠之为“语言战”(the war of languages)。最初,革命者反对哈斯卡拉理念(由同盟会与热爱锡安组织提出),语言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大流散时主张民族自治的人(主要是犹太社会主义运动同盟会成员)喜欢使用意第绪语。意第绪语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能动语言,具有丰富的民间习语,比希伯来语拥有某种优势,希伯来语可提供感人的文字经典,但与时下周围的世界关联甚少。而且,选择希伯来语意味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坚定信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或阿里茨以色列(以色列土地, Eretz Yisrael, the Land of Israel)之外没有固定家园。但是,即使在巴勒斯坦,希伯来语也没有立即顺利成为人们所选用的语言。只有到了“第二